

李传玺

高石梯在哪?在李庄。准确地说,假如是在上世纪40年代,你从长江李庄码头上岸,前往板栗坳,出镇右拐,经过上坝月亮田,那里住着梁思成、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同仁,再往上走,江边崖壁一段路是也。

自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搬到板栗岭之后,这段路不仅傅斯年、李济、董作宾、梁思永等史语所的人走过,后来此考察的李约瑟、费正清以及后来此答辩研究生的西南联大领导梅贻琦、郑天挺等人也走过;不仅董作宾、李方桂等人研究的甲骨和头骨从这儿抬过(董作宾在此编就了小屯殷墟文字甲乙二编);中央研究院 1132 箱图书、仪器、档案和标本也从这儿抬过,其中图书就有 10 万册,还有大量明清内库甚至御批档案。

只要走到这儿，不管他们已经走过多少遍，都会感到艰难，感到痛苦，以至于不得不采用台阶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计算自己已经走了多少，来缓解疲劳。他们终于数清楚了——这里一共503级台阶。如果比较一下，是泰山中天门到南天门的三分之一，但这里的台阶比泰山的更窄、更陡、更急促。我想，这个数字不可能是一下数出来的，也不可能是一个人数出来的。这个数字是抗战时到处此处的中国文人艰难攀爬的“象征”。

自从知道李庄,我就想到李庄去,去看看他们曾经的艰难与执著。用现在的话说,他们心中都有一份文化自信的初心。如果没有这份心,一次次面对高石梯以及高石梯般的艰难,也许他们早就掉头而去,鼓棹东下了。

除了现在的老住户,以及牌坊头修复的纪念馆里,那位忠于职守的值班人员外,春节期间来到这里的,只有我和我爱人。我像小时在老家过年,给长辈拜年一样,拿着李庄的“索引”,先是看了纪念馆,然后是戏楼院、田边上、桂花坞,在心里喊着这些大师的名字,我一次次泪流满面。自从去李庄看了他们,再次读于李庄的文字(2019年8月2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草地副刊刊登的《李庄启示录》),我仍然会泪流满面。每当我写到这些地方,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。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爱国情怀下的坚韧,伴随着他们的影像,以及曾经充盈着他们气息的空间,在我心底,窖成了一汪深邃的泉,时时洗濯着我的灵魂。

戏楼院是梁思永养病的地方(他和山下的嫂子林徽因一样都是肺病,在此处都躺倒了,而且曾经极其危急),更是董作宾利用甲骨等写出《殷虚谱》的地方,如今空空如也,连戏台也坍了。当年码放甲骨、头骨的地方现在是羊圈,整个

院子到处是羊粪球和羊尿的臊味。田边上是图书馆，住着史语所年轻的研究员以及王献唐先生，如今也被分割成了许多家，到处堆着农具。院子中，四个回来过年的年轻人在打麻将，阳光很暖，饭菜也摆了出来，几个年纪稍微大的还在品着酒。

桂花坞是傅斯年旧居。在这个山冲的尽头，如果从李庄顺高石梯上来，此处恰好背靠一上来的那个小山头。与作为图书馆和史语所办公地的张家大屋相比，此屋就是一排低矮的普通农舍，悬山式。好在木格窗戶很大，透光透气都很好，前面是一大片水田。站在屋前，放眼望去，一派辽阔，倒也符合傅斯年的“气派”。如今的房子一派破败，门关着，上半部门板空着，两个大窗戶没装了窗棂，一个用蔑笆糊着，一个散靠着几根木柱。门口堆着柴草，晃晃地站上去。透过窗戶上的蛛网看进去，黑咕隆咚，似乎到处是锅碗瓢盆。披屋是新搭的，门好像没锁，正想着能不能通过此处进屋看看，没想到养了一栏猪，为了看猪，栏上拴了一条大狗，门一推，狗一下冲了上来。我差点被它咬了一口。

我想绕着傅斯年的房子走一圈。哎，旁边一个院子里坐着一位老太太，看样子快九十了，忙过去，问候老人家。她抬眼看看我这个陌生人，友好地笑了笑。老人家叫涂仁珍。

我问：“老人家您一直住在这儿么？”她耳朵似乎不太好。旁边陪她的年轻人连忙用当地话大声再说一遍：“是的，一直住。”

“那您见到过家旁边这屋抗战时来住的人么？”

“你是不是指那个傅所长啊！”她称他为傅所长。

“是的,见过,那时我有十岁了,有记性了,我家那时在弄船,我帮我父亲推船,他有时不到李庄码头,就在木鱼石那儿

下，往要在小船上划到岸，就走在木头上，水少，也要坐上小船到岸边。**【本文作者注】**：‘船到李庄并不靠码头，仍然‘慢摆车’走着，只有一个小摆渡用竹篙钩住船帮，旅客先匆匆忙忙的下到小船上，然后才划岸。这种下船法，船上人叫做‘漂滩儿’；乍一听来颇有点儿耽心，及至身临其境，也就平平稳稳的登岸了。’《郭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上册第430页。他常坐在我家的船，人很和善，就是胖，一坐到船



▲高石梯上那棵拦路的树。李传玺摄

上来，小船都要晃几晃，站到一边，船就会斜到中间来（老人家还比划着），马上就要站到中间来，有时戴谦比文强（马上记住了《上海滩》里的许文强）那样的帽子，上衣因为胖而显得短，常常鼓出来，走一步飘一下，我太小，没有同他说过话。但我记得他同我父亲说过话，给钱时好像不计较多给了好像也不让我。可能是离岸比较近，他没问过我什么。”

“他们上来的老路在哪？”

“就我家门口这条路,你沿着下去就到

“我现在能走么？”

“没有人走了，你不怕累么。傅所长那么胖都能走，你没他那么胖，能走。”

看过许多资料,似乎这里已没有人见过傅斯年了,没想到我竟然还能偶遇一位老人家,这是不是冥冥中傅斯年先生因我不能进到他的房间,而对我的补偿呢。

路旁是片竹林,穿过去,半圆的小山

头上麦苗青青。这个小山头可是记载着史语所人最后的兴奋。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从山下街上传来时，板栗坳的人以为是土匪又来抢劫了，抓起猪八戒的钉耙就跑到这个山头准备拦截，但当看到是庆祝胜利时，他们干脆就席地而坐，将各家所剩的此地李庄三白之一的白酒（另两个是白肉和白糕）拿来，一醉方休。

山头，是一水塘，塘埂过去，连接着隘口茅草掩覆的一条小路。路头一棵大树，正疑惑是不是条路，旁边人家走上来一个年轻人。询问下，他说，这棵树就是非常有名的黄葛树，当年山下人走上来都会坐在树下石阶上休息。这几块石阶就曾坐过梅贻琦、傅斯年、李济、梁思永、郑天挺、罗常培、董作宾、陈梦家、李光涛等人，这棵树就曾在夏天大太阳下给他们遮阳，让他们坐在那儿体味艰难攀登后的放松轻快。我好像看到这群大师们愉快地说笑着，我也想下去加入他们的交谈，问问他们现在在干什么，想不

致又沧桑，不过也覆满了茅草，不认真看，肯定会忽略。看资料说，这里石壁上好像还有座小佛龕，是保佑虔诚的上山人好运的，但不知是不是茅草盖了，我没看到。

郑天挺上山时，曾说到有一座半山亭，我想应该也在此处，因为小桥两端也还有平地，要是在此处建小山亭应该不错。两山渗出来的小溪水挺急，崖壁间从长江奔进来的风挺大，可以坐在亭中听泉听风观来时的山势。再往前，小路开始贴着崖壁走。崖壁突然伸出一个尖角，小路顿时形成一个折。而就在这，从崖下突兀地长出一棵大树来，树上伸出一个大枝，横担在路的上方，也就一人高。走到下面，视野顿时开阔，浩浩的江面突然横亘在你眼前。

现在江水不丰，两岸显出开阔的石头滩来，离岸几十米处蹲伏着一尊弯腰驼背的巨石，**这是人们常说的木鱼石呢**？江水大时，它露一个头，下行船望而生畏，生怕一个不慎撞上船毁人亡。而在那时，从下面上来或从宜宾来的人看到它，亦喜亦忧。喜的是知道李庄到了，忧的是就要开始登岸去爬那人见人愁的高石梯。如今都是机械船舶，无须忧虑它的凶险。此处也不再停靠船舶，它蹲在那儿，一副落寞的样子。

收回目光，沿崖壁上的路直陡陡地往下走，现在也没有护栏，当年我想肯定没有。抬着当年那么多贵重古物图书仪器资料该怎么走，抬着那么胖的傅斯年李济等人该怎么走，无怪乎抬的人稍一打颤，傅即要下来自己走。由此想来，这棵树真是长对了地方。对上行人，是个安慰，过了此处，就不凶险了，好好歇歇；对下行人，是个告诫，慢点，下边就是真正的险路了，同时恐怕还得看一等一等，如果下边有挑着担着抬着的，最好让他们先上来。由于现在沿江修了公路且填了护坡，崖壁上的路被拦腰斩断。过了此处，很快就下到了公路上。

当我看到下面不远处就是公路时，我向这棵树道了谢。我不知道在每天还会多少人次从它下面过，给上行的以安慰，给下行的以提醒。但我还是感谢它，对它曾经的付出。在所有人的回忆里，这里只有艰难，却没有坠落。如果说高石梯是抗战时期，中国文化文化抗战精神的象征，这棵树也算是茁壮的见证。

如今它仍然立在这儿，仍是一个提醒。虽然没有多少人走过，但我走过了。宜宾正规划将板栗坳、门官田一带整体整修，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，从这里走过。

